

扎甘洛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瓦古乡。村庄隐藏在深山里,通往村庄的山路一边是陡峭崖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记者乘车走在盘山公路,连绵不绝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当车辆驶入一条小路,爬上山坡,远处零星散布的彝家寨子便出现在笔者眼前。

极目远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个山头随风摇曳,那里便是扎甘洛村小学,也是“最美退役军人”谢彬蓉支教的地方。

5年来,谢彬蓉放下下城市的繁华,却放不下彝村的孩子,像一只“候鸟”,给大凉山的孩子“衔”去知识和爱,帮他们张开梦想的羽翼——

老兵支教大凉山

■杜怡琼 邓长江

★最美退役军人

“即便离开了军营,我还想把自己所学回报给社会”

初见谢彬蓉,她穿着一身沙漠迷彩服,一头齐耳的短发,干净利落。因长期生活在大凉山彝寨村寨,她的肤色已经具有“高海拔”特色,但岁月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笑容灿烂、脸上露出两个深深酒窝的老师,已有47岁了。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退伍后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谢彬蓉说,从小受父亲影响,她心里“住”了两个梦,一个是教师梦,一个是从军梦。

1989年,谢彬蓉如愿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成为空军某部一名工程师,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了20年。

2013年,谢彬蓉选择自主择业,回到老家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看到四川凉山需要社会公益人士接力支教的新闻。

“那时,我就动了支教的心。我读的是师范院校,能派上用场。”谢彬蓉说,“这也是履行一种责任。部队培养我多年,即便离开了军营,我还想把自己所学回报给社会。”

谢彬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没想到,同是自主择业干部的丈夫也有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计划前往新疆为少数民族牧民提供法律援助,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也理解妈妈的决定。

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家人的支持,2014年2月,谢彬蓉像当初大步迈进军营一样,毅然背起行囊,走向海拔3000多米的大凉山。

最初,谢彬蓉并没想过要在支教这条路上“长跑”,原以为尽心尽力完成一个学期的志愿服务,就可以安心离开。孰料,一次期末监考打乱了她的计划。她被安排到乡里一所软硬件条件较好的中心小学监考。收回考卷后,她发现许多考卷上竟然出现大片空白,有些学生甚至不能完整写出自己的名字。

谢彬蓉意识到,大凉山孩子的教育,任重道远。她决心做一只“候鸟”,每逢学校开学就离开繁华的重庆,“飞”到大山里与孩子们在一起,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带着孩子们描绘出他们美好的未来。

“教书育人就是一件大事”

2015年8月,谢彬蓉前往更加偏

远贫困的瓦古乡扎甘洛村支教。谢彬蓉记得,那天她背着大包小包上山,恰逢雨季,刚下过雨的道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扎甘洛村村支书吉克古克驾驶一辆小轿车来接她,车却陷进泥潭里。他们只能徒步赶往村里。这一走就是11个小时。

即便此前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到了村子后,谢彬蓉才发现这座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远比她想象中更贫困、更落后。

学校是矗立在半山腰一处不足100平方米的场地,没有老师,没有操场,甚至没有一间完好的教室。村支书将一间房屋腾出来,供谢彬蓉居住。这间潮湿、昏暗、破旧的房子,便是谢彬蓉的卧室、厨房和办公室。因为海拔高、气压低,她常常吃着夹生的米饭;尽管用了老鼠药和粘鼠板,房间里老鼠依然“猖獗”;因为洗澡不方便,她经常几十天才下山洗个澡……

然而,经历过部队的摔打锤炼,谢彬蓉并不觉得这有多辛苦。反而是村里孩子们的表现,让她有些心疼。

“2位数的加法不会算,完整的普通话不会讲,上课随意走动……”回忆起最初接触孩子们的情景,谢彬蓉的情绪还有些激动。来到村子后,她就接手了村小学唯一的一个班级,六年级班。她乐观地以为,六年级孩子的知识储备足以应对汉语的读写听,却没想到孩子们的表现还徘徊在一年级水平。

谢彬蓉明白,生于大山、长于大山的孩子从小便扛起生活的重担,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途径,但不能再让他们埋没于这样的环境,要鼓励他们利用知识改变命运。谢彬蓉决心带着孩子们从最基础的课程学起,一点一点改变。

不久后,扎甘洛村小学组建了一个由30个孩子组成的一年级班。开学

第一周,谢彬蓉没有排课,而是组织孩子们开展军训,教孩子们站军姿、走队列、做广播体操,教他们刷牙、洗脸,教他们懂规矩、讲礼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行为。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课堂,谢彬蓉从孩子们最熟悉的玉米、土豆、核桃、辣椒入手,教孩子们学会加减法。她还自编歌谣教孩子们认识拼音和汉字,并把课文改编成情景剧,让孩子们自导自演,鼓励他们站在讲台上大胆发言。渐渐地,孩子们的性格变得开朗,思维变得活跃,成绩也有了大幅提高,思维变得活跃,成绩也有了大幅提高。

谢彬蓉说,听说她来到大凉山支教,不少战友和亲戚都打来电话劝她,说她有资历有技术,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做些大事,而要去偏远的地方支教。“教书育人就是一件大事。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了良好的生活方式,有了开放的视野,才有改变贫穷面貌的信心。”

“孩子们对我的爱,润物细无声”

如今,谢彬蓉带着30个孩子已经走进第3个春秋。每次孩子们有细微的变化,她都会记录在日记本和微信朋友圈里。“孩子们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排练的节目获得乡里第一名”“去西昌四小游学,孩子们见识到城里的世面”“战友寄来了保温盒,孩子们可以吃上热饭了”……

谢彬蓉对孩子们的关爱写在脸上,放在心上,孩子们对她的情感也在潜移默化中升华。用谢彬蓉的话说,“孩子们对我的爱,润物细无声”。

有一次,谢彬蓉上课时胃病突然发作,但她强忍着坚持上完最后一节课。回到宿舍,她关上门准备早点休

息。刚躺下没多久,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起身一看,学生惹惹拿着一个残缺的碗、一袋方便和一个鸡蛋站在门口。

方便面和鸡蛋在扎甘洛村是相对奢侈的食物,况且原生态彝寨吃饭不习惯用碗,但孩子还是找到一个碗并洗干净给她送来。

那一刻,谢彬蓉觉得她在这里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更让她感动的是,孩子们的纯真:天冷没有菜吃,孩子们就从地里挖来鱼腥草。水管被冻住了,孩子们就在冰天雪地里到河边给她砸冰提水……

一个女孩全身长满红斑,疼得无法走路,谢彬蓉便背着她回家。在路上,孩子突然轻声喊了谢彬蓉一声“妈妈”。谢彬蓉当时先是一愣,然后心里发酸,眼泪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

“自我担任村支书以来,扎甘洛村小学一共来过16位教师,谢老师待得最久。”村支书吉克古克说,他每天早晨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孩子们整整齐齐坐在座位上,听着他们银铃般的朗朗读书声。这个场景吉克古克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自从谢老师来了,他才发现,原来扎甘洛的孩子们也可以和电视里的孩子一样。

在大凉山支教期间,谢彬蓉写下了一首诗歌,名叫《风和蒲公英的约定》。诗中这样写道:

老师,什么是风和蒲公英的约定?每到春天,风儿就会带着蒲公英的孩子们,

去远方旅行,看缤纷的世界。你们就是蒲公英,刚一放假,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期待。

老师是风儿,刚一开学,就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从一个微信朋友圈到另一个微信朋友圈,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不管是否相识,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帮助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圆梦——

寻找分别60多年的战友

■林野 姚元锋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致敬·心中英雄

2月2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ICU病房。

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庆先匆匆赶来,为的是再见到战友李墨森一面。

此刻,距离他们上一次离别,已经过去了60多年。

久别重逢,来之不易。这背后,是众多关爱老兵的人们共同的努力,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圆梦之举。

时间倒回到2月15日。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李墨森因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进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人民医院。入院时,老人出现了心悸、胸闷、昏迷等症状,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

老人的外孙李文博焦急地守在病床边。经过抢救,李墨森终于苏醒,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江守彦,于得河……”李文博把耳朵凑到姥爷嘴边,听到了一串名字,那是姥爷一直苦苦寻找的战友的名字。李文博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想起姥爷曾说过的话:“我很想念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他们。”

李墨森1948年10月入伍,曾在原东北军区163师488团当兵,1950年10月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7月退伍返乡。

“姥爷一生最难忘的,就是与战友们一起扛枪打仗的经历,最想念的是与他同住防空洞的战友。”李文博说,多年前姥爷曾多次写信想要寻找昔日战友,但由于部队地址变动,寄出的书信有去无回,成为老人晚年的一块心病。

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老人心心念念的还是曾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李文博决定帮姥爷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心愿。他立刻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求助消息,公布了姥爷的姓名、原部队番号等信息,想在克东县附近找一找姥爷的战友。

这条寻人消息很快在微信朋友圈被转发扩散,很多人都被李墨森老人的心愿所感动。从一个朋友圈到另一个朋友圈,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不管是否相识,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只为了帮老兵圆梦。中国网军、黑龙江电视台、今日头条等媒体也以各种形式对这条信息予以转发、报道。

2月22日,齐齐哈尔军分区政委谭东军在手机上看到这条信息。他当即指示16个县(区)人武部全力以赴帮老兵寻找战友,同时会同民政局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多方寻找,查阅了全市253名抗美援朝老兵的档案材料,逐个打电话核实是否认识李墨森老人。

2月23日,他们终于联系到同在原东北军区163师488团当兵,如今也居住在克东县的王庆先老人。

得知李墨森正苦苦思念昔日的战友,王庆先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听

到李墨森的声音时,他激动地说:“李墨森,你还活着!活着好!活着好!我马上就要去看你……”

那一刻,李文博清楚地看到两行眼泪滑过姥爷苍老的面庞。2月24日上午,王庆先穿上珍藏多年的老式军装,在军分区动员处处长王威的陪同下,步履匆匆地来到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李墨森刚刚转到这家医院。王庆先走到正在吸氧的李墨森面前。两位老人互相凝视了片刻,王庆先挺直身板,说了句“敬礼!”庄严地抬起右手。病床上的李墨森下意识用力抬起胳膊,回敬了军礼。

起初,两位耄耋老兵都有些不敢相认,毕竟已经阔别了60多年,直到王庆先拿出泛黄的照片递给李墨森。“这我认得,王庆先,这是你年轻的时候,现在岁数大了,认不出了。”李墨森动情地说。

“他在8连,是侦察兵,那时叫侦通连。我在1连,当机枪手。我跟李墨森在部队一起服役7年,打完仗后,我们回到营口,后来在抚顺分开。当初在部队的时候总见面,训练的时候也总在一起,感情很深……”王庆先给大家讲起那段经历,李墨森在旁边默默听着,听着,原本默默的眼神随着王庆先的讲述不时焕发出神采。

两位老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他们彼此端详着,倾诉着,有着说不完的话。60多年过去了,当年热血沸腾的青年已成迟暮老人,容颜已改,不改的是那份战友深情。他们追忆着受伤、牺牲的战友,诉说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直到下午3时,由于李墨森还要接受治疗,两位老人不得不再次分别。临行前,他们再一次紧握双手,约定今后一定保持联系,不再失去音信。

战友久别重逢的喜悦,仿佛给李墨森老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医生没想到姥爷见到老战友后,饭量恢复了不少,呼吸也比之前好了许多……”李文博激动地说:“感谢齐齐哈尔军分区,感谢社会上的热心人,不仅让姥爷圆了梦,还延续了他的生命。”

媒体发布了李墨森寻找战友的消息后,有不少网友留言,对老兵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很多参战老兵的后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先辈寻找战友。

“我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叫田训宽,至今健在,住在山东泰安……”

“我的族亲是八路军,叫邢传忠,一直想寻找原115师686团二营七连的战友……”

齐齐哈尔军分区政委谭东军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是帮老兵们圆梦,也是在向李墨森、王庆先这些曾为国家浴血奋战、为人执戈戍守的老兵们致敬,表达出全社会对军人和老兵的尊崇。希望借助这样的机会,能让更多的老兵重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老兵的行列中来。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图片合成:张锐

河北省军区——

集智破解干休所规范化建设瓶颈

■中国国防报记者 孟凡利

及基础设施、保障手段等5个方面113个现实问题,并提前1个月下发各军分区开展课题攻关。

记者在此次会议上看到,来自省军区、军分区和干休所的与会人员,针对问题矛盾以及解决的措施办法,分组展开讨论。今年1月,某干休所梳理出3类13个矛盾问题后,及时召开党委会逐条分析研究,区分“立足干休所自身解决、军分区指导协助解决、省军区支持解决”,一事一案制定对策措施,明确了职责分工和时限要求。目前,该干休所已解决10个问题,还有3个问题有待解决。

记者发现,各级领导干部在讨论中查找问题不放“空炮”,提出的对策、举措言之有物,言简意赅。某干休所针对能力素质与新使命不适应等问题,及时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活动,通过岗位培训

和评比竞赛,使干部职工达到“一专多能”“一岗多能”。某干休所利用收回的闲置营房,投入资金引进科技手段布设一站式服务的成功经验,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可。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军区把这次研讨成果进行了梳理,对《河北省军区干休所规范化建设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要求各单位针对自身问题,对照措施办法,一个接一个跟踪解决,一锤接一锤持续用力落实,确保取得成效。

“画好施工图,拿出进度表,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做好‘下篇文章’才是最关键的。”河北省军区政委李宇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成立督导组,督促各级把对策举措变为课题、指标和任务,确保研讨成果在干休所建设中开花结果。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记忆·峥嵘岁月

1952年6月,我们团开赴朝鲜,先后扼守马良山、高旺山、老秃山前沿阵地。我所在的指挥连驻守在防空洞,进入7月中旬,正是朝鲜的雨季,连续几场大雨让防空洞里更加潮湿,不仅被褥都湿了,衣服也没法换洗,只能靠体温把衣服慢慢烘干。不少战友身上生了虱子,有的人还得了皮肤病。连长、指导员为这事很着急,指示卫生员想办法,帮助大

家解决洗澡问题。

还是侦察排的老兵有办法,他们找来一个汽油桶,把上面的桶盖打掉,在防空洞口搭起炉灶,把汽油桶竖起来架在上面,灶台旁砌个台阶便于上下,从山下土井里挑来清水倒在桶里,炉灶里点上干柴,半个小时后桶里的水就热了。可是进桶里洗澡的人脚烫得受不了。这时有人找来一块木头放在桶底,

把脚垫起来就可以洗了。说是洗澡,实际上就是在水桶里“涮一涮”,暖暖身子,解决了皮肤痒痒的难题。可全连百十号人就一只汽油桶怎么能洗得过来?只能排出一张表,各班按顺序轮流进行,自行挑水,自行烧柴。直到1954年夏天,部队移防回国,这个汽油桶浴缸又交给了接防的兄弟部队,还在继续“工作”着。

汽油桶浴缸

■马秀祥

